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十回 黑水津仗劍斬悍蛟

話說柳毅由福建觀察奉旨升了四川的監督，衙門座落在劍南府城內。府城外有江一道，名曰錦江。錦江口東有一渡處，叫做黑水津。黑水津旁有個深潭，號為烏龍潭。潭內有兩條老蛟，能變作書生的形狀，上岸來引誘人家的婦女。過此江者，祭奠不到，往往壞人的船隻。居人、行客，多以為病。劍南城裡有家鄉紳，姓范，名珠，字維寶，曾做過江西南昌府郡守。缺乏子嗣，生有二女：長名翠娥，次名芳姬。姊妹兩個，容色絕世。

劍南田俗，每年三月三日，錦江龍王廟大會。演劇建醮，百般玩耍，無不俱全。城方鄉村，不論大門小戶，一切婦女，盡出來趕會遊春。會之中日，范維寶兩個女兒出來趕會。那二蛟精，早變成兩個白面書生，在人空裡過來過去。窺看人家的婦女，適與翠娥、芳姬走了個對面。那蛟精看見這兩個女子，心中十分愛慕。二女子見了兩個書生，也未免有些動情。

日夕會散，二蛟精還入潭中。心裡想這兩個女子，生了一計：著母鰲精變美女形狀，往范宅內，去挑動兩女子的春心。你說變的是何等模樣？

金蓮緩緩步，香裾輕輕飄。桃腮杏眼鶯聲嬌，善引人魂銷。故把風情誘，漫將浪語挑。任你閨秀性多驕，那怕不相招。右調《巫山一片雲》

話說這個變成的美女，坐在范宅門首啼哭。適逢范維寶出來送客，一見此女，心中詫異，問道：「你這位女子，是何處人？為什麼在我門前啼哭？」答道：「奴乃雲安府巫山人氏。父親康建，貿易南充。前月間著人來接家眷，奴母子三個坐著駝駝，走到城西一座山前。不料山上跑下兩隻老虎，把驢夫咬死，奴母與弟俱被老虎駝去。剩奴一人，幸得逃進城來。見宅上門戶高大，料是鄉紳人家。特來哀求，暫且收留幾日。以便捎信給我娘舅，叫他好來接我。」

范維寶就把這個女子領到院裡，與夫人見禮。范夫人一見甚喜歡，道：「這樣閨女，堪與吾兒成雙作對。」就叫翠娥、芳姬兩個出來，與他相會。彼此意氣投合，遂結成姊妹。晚間同在一座樓上去睡，住有半月。

一日晚間，上了臥樓。燈光之下，三個彼此談心。翠娥問那女子道：「姐姐，你曾有婆婆家嗎？」答道：「有雖是有，卻不稱心。」翠娥問道：「是家道貧寒，可是女婿醜陋？」答道：「妹子，你我的容貌雖不及鄭豔、楚娃，頗堪稱傾國傾城，必得個美貌男子，侍以終身，才可了願。至於窮富，實由命定，卻不介懷。」翠娥道：「如此說，姐姐定是丈夫醜陋了。」答道：「正是這般。」芳姬道：「美貌男子，正是不可多得的。前日錦江口會上，遇見兩個書生，十分俊俏。姐姐倘得那人為婿，必定稱心。」那女子問道：「是何等光景？」翠娥道：「兩個年庚不相上下，大約不過十七、八歲。頭戴方巾，身穿藍衫，腳蹬皂靴。眉清目秀，處處可人。為女子的有此佳婿，才不枉生了一世。」那女子道：「這樣說，二位妹子到是有心於他了。」芳姬道：「雖是有心，擇配出自父母，安能自作主張！」那女子道：「兩位妹子，我有一方，叫他偷上樓來，與咱顛鸞倒鳳，暫消渴思，若何？」翠娥道：「倘或父母知道，如何了得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能叫他來無影，去無蹤。就一年半載住在樓上，總不至走漏消息。」翠娥道：「姐姐方卻甚好，明日再作商議。」說完，三個上牀睡去。

那鰲精見兩個女子已經首肯，到了次日，就辭去了。出了范宅，歸到潭中，向蛟精說道：「兩個女子，俱係上鉤。你今夜速去結好，斷勿叫他變了主意！」

二蛟精聽說，大喜。仍變作兩個書生形狀，到了半夜中間，一陣清風，闖入翠娥臥樓裡來。走至牀前，兩女子正在夢中。他就脫了衣服，鑽入被窩，同枕睡去。到了天明，兩女子貪戀才色，如何肯放他走！二蛟精道：「美娘，俺在此久住，反屬不便。俺離此不遠，只是晚來早去，夜夜不斷罷了！」說罷飄然而去。自此以後，二蛟精夜夜來在樓上，與二女子飲酒賦詩，談笑戲謔，家裡人並不見蹤跡。

住有月餘，翠娥、芳姬顏色倍覺光潤，神情卻有些恍惚。范夫人心下疑惑，道：「這兩個丫頭，為何這般光景？」從此留心查考，也總看不出什麼破綻。

一日，正當暑熱天氣。范夫人叫翠娥姊妹早上樓關門睡去，自家在樓前月台上坐著靜聽。坐至半夜時分，聞樓內似有雲雨之聲。范夫人滿心生氣，卻不敢作聲。耐至天明，好叫人來給他女兒捉奸。又住了一會，見兩個書生從樓縫裡鑽出。范夫人叫聲：「快來拿賊！」已走的看不見了。范夫人遂叫道：「你兩個起來，給我開門！」翠娥聽見他母親叫門，就起來把門開了。范夫人進入樓內，罵道：「你兩個賤才，做的好事！結交何人，夜夜與他通姦？」二女子那肯招承。卻被范夫人左找右尋，從枕頭後翻出兩首情詩來。先看頭一首，道：

羨卿容色多妖妍，目逆早兆江口前。
繡閣未通媒妁信，玉樓暫結邂逅緣。
紅霄可資崑崙邈，韓壽偷香情意綿。
從此同夢樂共枕，惟祈偕老到百年。
俚句恭呈翠娘香閣素練道人戲筆

范夫人又把第二首詩展開，上寫道：

淑女妙姿殊罕儔，求耦何事詠河洲？
訂盟縱乏冰人語，道左相逢意已投。
晝去夜來誰能窺？花前月下堪同游。
一朝握手緣漸密，莫把交情付水流！
詩贈芳卿笑覽有沱居士偶題

范夫人得了這兩首詩，叫范維寶上樓。一看，就把兩個女兒打了個半死。翠兒方才招道：「這兩個書生姓蛟，住在黑水津旁烏龍潭內。他是兄弟兩個，昨前在錦江口會上見俺姊妹二人，他就有些羨慕。不料前日住下的那個女子，竟把他引在孩兒樓上來。事已至此，也無可說了，死活任憑爹娘處置罷！」這正是：

逐夜風流多快意，一朝敗露徒赧顏。

話說范維寶向他夫人道：「黑水津旁並無人家，那有什麼姓蛟的！烏龍潭是個水坑，人卻如何在裡頭住的？常聽說烏龍潭內有兩條老蛟，時常出來作怪。定是他變成人形，污害吾女。」范夫人道：「方才兩個書生見從門縫裡鑽出，是人斷不這樣。」

夫婦兩個下的樓來，商量要除此妖邪，保全兩個女兒的性命。聞說順慶府岳池縣有個法士，姓常，名能鎮，善於斬妖除邪。就具啟下聘，請到家來。那人先到翠娥臥樓內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這段公案，引路的是個鰲精，通姦的是兩個蛟精。若除此害，須在黑水津邊擺上壇場。看我先斬鰲精，後斬蛟精，也許令愛的性命可保。若再遲月餘，就治不了的了。」范維寶悉依其言。

到得那日，常能鎮登在壇上，披髮仗劍，口念咒語。少頃，從潭內出來一個老母鰲。爬到壇前，伏首在地，引頸受刑，被常能鎮擲劍斬死。又發符一道，見陰雲從潭中而起，跳出兩條老蛟。來到壇前，雷聲大作。左右前後，旋繞而飛。常能鎮正要仗劍斬去，一聲霹靂，早把常能鎮擊死壇邊，二蛟精仍回潭中去了。

卻說這蛟精懷恨在心，夜間復上翠娥樓來，百般纏擾。沒消半月，姊妹兩個就病在牀上，不能動轉了。范夫人極力追問，才知道二蛟精要他姊妹兩個的性命。范維寶聽說大怒，向他夫人說道：「此妖私下不能斬除，須得以官法治之。」就寫了一張呈子，往

督監衙門去遞。央他代為設法，除此一害。其呈云：

具呈原任南昌府郡守范珠，為水怪逞凶奸污弱女事：切照卑職，居住劍南城內。三月初間，兩女往錦江口趕會。不料被烏龍潭蛟精看去，嗣後變作書生形狀，夜入妝樓，肆其淫污，性命難保，天條安在！為此哀懇本督監大人垂憐苦衷，代除此害，焚頂無既。

話說柳毅接了他的呈詞，拿到內宅，給兩位夫人一看。螭娘道：「事關閨門，一為聲張，便壞了兩個女子的名節。且此精作惡已久，指日即遭天譴，勸他按下不題為正。」柳毅答道：「夫人所說極是！」遂即吩咐差役，把范維寶請到衙中，讓在內書房相會。屏去左右，勸道：「閱你的呈詞，悍蛟污害良女，本當誅滅。但兩位令愛，日後還要適人。聲張於外，殊覺不雅，按下不題方是。半月之後，此妖若不遭天譴，本監再為你去除治未晚。」范維寶允謝而出。蛟精倒有知覺，自范維寶遞呈之後，夜間卻不敢來了。這且莫題。

卻說唐玄宗差楊國忠南往交趾，路過劍南。一夕，船泊黑水津旁，天近三更。有兩個白面書生，口稱錦江水神，上船來索祭，被楊國忠叱出。次日開船，行不數裡，狂風大作，怒浪肆起。船隻盡壞，楊國忠墜落江中，幸得救命船撈出，沒至喪命。劍南大小官員，俱各害怕。楊國忠卻不遷怒於人，只住在城內，督工監造船隻，以候起程。

螭娘聞知此事，向柳毅說道：「蛟精死期至矣！應在十六日夜間。相公務出告條，曉諭百姓：叫他於十六日夜間，俱用棉花塞耳，以避雷聲。」柳毅依言，到得次日，出了告條，懸掛四門：

督監劍南等處加五級紀錄入次柳，為曉諭事：照得本月十六日夜間，江邊主有霹靂暴雨，鄉城居民，務用棉花塞耳，以避雷聲。違者震死勿悔，特示。

柳毅著人把告示張掛四門，楊國忠也不知是為何故。

到了十六日晚上，柳毅親赴公館，稟知國忠，說道：「今夜主有霹靂，正為壞船之故，大人不必驚恐！」說罷，回到衙門，已是起更以後了。忽然，陰雲從西面而起，雷聲漸響漸近。不過二更天時，已到督監衙門宅上。電光之下，見一宮裝女子，兩手捧定詔書，空中叫道：「螭娘，玉帝有旨，命你子時三刻烏龍潭斬蛟！還不出來接旨。」螭娘聽說，著人擺上香案，望空遙拜一番。身換霓裳，手執寶劍，騰空隨雷聲而去。到了黑水津邊，霹靂之聲，循環不斷。

那蛟精知是為他而來，牢蟠潭中，再不肯動。時刻已到，兩龍下入潭內，共擒一蛟，騰空而上。一聲霹靂，被螭娘斫為兩斷。那一老蛟，見勢無可逃，跳出潭外，就與那龍相鬥。又霹靂響時，叫螭娘斫為三截，俱死於錦江岸上。當時風息雲散，雷歇電收，閃出一天星斗。

螭娘回至官署，樓上才打四鼓，向柳毅說道：「妾奉天討，幸得除此一害。」柳毅答道：「多蒙夫人勞神，下官禮當拜謝！」螭娘道：「些須小事，賤妾何敢居功！」

到了次日早晨，柳毅同楊國忠出城一看。見所斬兩蛟，長有三丈，粗如筍筒。一時看者，個個心駭。范維寶夫婦聽說，甚是痛快。翠娥姊妹兩個的病，也好了。楊國忠問柳毅道：「二蛟係天雷擊死，刀劍之跡是何緣故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兩蛟雖係天誅，實係荊人辰氏所斬。」楊國忠聽說，甚是驚異，則誇道：「令正誠非尋常人也！下官回京時，定為啟奏皇上。」說罷，一同進城。

卻說楊國忠住有幾月，船隻造完，仍順流揚帆而下。一路安瀾，直到交趾。

不知螭娘、虬兒後來若何，再看下文分解。